

随笔

树祭

老树

去了不该去的地方，遇见两场不该遇见的无妄之灾。

那地方在校园。校园里环境幽静，远处青山，山势连绵，雨过则有白雾如白云飘浮，一派仙界气象；近处大河，河水流淌，一水护田将绿绕，一派田园风光。最悦目怡神的，是遍布校园各处的香樟树，或成群，或独处，高大苍劲，枝叶纷披，生命力极其旺盛，堪称绿色王国。我特别喜欢香樟树，香樟树在故乡是常见的，进城后也常遇见——无论去哪座城，我都会寻找香樟树，看树的身影，闻树的清香，在树下转悠，恍惚间重回故乡。

古樟群里，有伞樟，有迎客樟，有笔架樟，有连理樟——不用多说，因其形而得名，高大气派，仪态万方。在人们眼里，香樟树是保佑一方平安的“风龙神木”，是守护神，是吉祥物，甚至救苦救难的菩萨。在南方，几乎有村庄便有香樟，千百年来，香樟树与人类相依相随，不离不弃。

在幽深的香樟树丛中行走，却遇见了不太和谐的人文景观——风雨长廊。乳白色的防雨棚同一模式，如老龟负重，艰难爬行，彼此勾连，随意延伸；防雨棚随意架设在人行道两旁的香樟树粗壮的树干上，真是“别出心裁”，这“创意”，把香樟树折腾得有点苦。如此防雨，大煞风景，且看着心疼。在食堂旁边，看到最不想看到的一幕：三株古老的香樟树，被硬生生拦腰砍断，只留着下半身，与防雨棚等高。树干呈现深色，各有威武不能屈的枝条顽强地贴着树干生长，一团碧绿，生机

盎然。

伫立在“断臂的维纳斯”前，沉默无语。因为香樟树太高，因为防雨棚不便，香樟树惨遭杀戮！此处非架防雨棚不可？校园里遍布防雨棚像什么样子？防雨棚顶留一个口子不行？留一个口子就是留下一个完整生命！看着半截香樟树心疼——那残缺的肢体，那碧绿的枝叶，它们都是无辜的。

真想为本该生机勃勃而横遭无妄之灾的香樟树来一场祭礼。

这是一场不该遇见的遇见；可是不遇见，这样的无妄之灾照样会有。在此之前，那一场无妄之灾，来得更猛烈，更残酷。

还是校园里——不同的是，不是香樟而是雪松，不是三株而是四株，不是食堂旁而是教学楼前，不是分两次毁灭而是一次性直接毁灭……

教学楼高大气派，前面生长着来自北国的雪松，四株，也是高大气派，足足六层楼高，枝繁叶茂，树下大片阴凉。

雪松是常绿乔木，树干高大挺拔，宝塔松更是高达70余米，威武霸气，凛然不可侵犯。枝叶平展或斜展或下垂，层次分明，蓝绿色的叶子呈针形，在长枝上螺旋排列，短枝上呈簇生状，雌雄同株，往往两两相拥相抱而生，姿态优美，常年苍翠，木材与树叶、花粉与种子多功能多用途，堪称宝树。雪松因耐寒而得名，是优秀的环境绿化树种，也是速生用材树种，与古香樟一样，环境绿化总少不了，堪称姐妹树。校园里因了这四株雪松，

平添不少风采，宛如寻常人多了几分儒雅，乃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可惜，经营不善，江山易主，新主人自然得来一场“乔装打扮”。教学楼是不能拆的，就拿雪松开刀了。

又是一场不该遇见的遇见。

校园里围着一大群人——有专门请来砍伐雪松的，也有专门闻讯而来看热闹的。砍伐自然先进多了，不再是人工砍伐，早已换成电锯，刺耳的“吡吡”声里，四株高大而可怜的雪松，相继被电锯连根锯断，被人往操场中央拉的拉，推的推，一边倒，四声轰隆，雪松们轰然倒下……

砍倒了，似乎还不过瘾，继续摧残：先去枝叶，提着电锯，所到之处，几乎应声而断。来不及打扫战场，接下来更“血腥”——截肢，将高大雄壮的雪松截成一节一节，然后装车，运走。

不知过了多久，雪松的躯干被截肢运走，雪松的枝叶零落一地，暂时无人理会，躺在不该躺着的地方，似乎能听得见沉重而凄凉的哀号，或者怒号……

与香樟一样，没有丧事，没有祭礼，像一场雨一场风，来无影去无踪……

人的生命，谁不想活得有滋有味，多姿多彩？树，也是生命，何尝不是如此？不求像人一样，只求顺其自然，活出应有的样子，却往往好梦难圆。

我在心里默默记着这两场无妄之灾，在心里默默祭祀不该消失而忽然消失的香樟和雪松，像祭祀朋友或者故人……

散文

直播购物

许海利

每天晚饭后，妻子就开始抱着手机观看直播购物了，伴随着带货主播的热情介绍和疯狂推荐，需要的，不需要的，她是一脑瓜儿想着下单“冲”！

小到几毛钱的抽纸，大到上千元的护肤品，妻子统统在直播间“解决”，偶尔碰上搞大促，更是争分夺秒地下单。有时一些限时抢购商品，稍一犹豫，就已售罄，妻子就会用力拍打大腿，那百爪挠心的样子，仿佛错过了一个亿。

自从妻子成了“购物狂”，每天叫醒她的不是闹钟，更不是梦想，而是快递员的电话。四面八方邮寄来的快递，如同雪片般纷至沓来。拿快递，拆快递，妻子尽情地“买买买”和“拆拆拆”，慢慢家里就成了一个大卖场，各种化妆品塞满了柜子，各种款式衣服挂满了衣橱，抽纸更是堆得如同小山一样……

“家里买这么多东西，根本就用不完，既占地方还浪费钱，何苦呢？”妻子成了“剁手党”，我一肚子怨言。“你懂什么？我买的東西不仅物美价廉，还有很多赠品，这是花小钱办大事，再说东西买回家又放不坏，慢慢都能用得上！”面对我的指责，妻子不以为然。

为防止妻子在直播平台越陷越深，我曾尝试过多种方法，阻止她购物。每次在她刷牙洗脸之时，我就想办法占用WiFi网速，拖延她下单时间；我还给她摆事实讲道理，结合真实案例说明家庭和谐的重要性，想法把她“绑架”到道德制高点，但每每都让她一句话怼回：“你该干嘛干嘛去！”

妻子不假思索地冲动抢购，伴随的往往是后悔。一次，直播平台搞化妆品促销，一件号称专柜1800元一套的护肤品，直播间只要299元。为了给粉丝“争取利益”，带货主播和商家代表你来我往“表演”砍价……这时妻子就像百米冲刺的运动员，只等一声令下，就下单。果不其然，平台刚放出链接，她就毫不犹豫地下了单。不出意外，妻子又率先抢单成功，这时她挥舞着手机冲我嚷嚷道：“亲爱的，我又抢单成功了，一下就省了一千多块！”

“天上不会掉馅饼，千万不要被带货主播忽悠了，以防踩坑！”看着妻子眉飞色舞的样子，我没好气地说。

果不其然，我一语成谶，妻子使用这款化妆品后，脸上生出许多小红点。她一向爱美，直呼不能出门见人了。这时，我赶紧拿起这款化妆品看了起来，发现这居然是“山寨”产品。

“上次你看直播买回的蛋糕，难吃到吐；9块9元秒杀回来的洗脸巾，根本不吸水……很多东西，你以为捡了便宜，其实吃了大亏，直播有陷阱，购物需谨慎！”我赶紧抓住有利时机，对妻子展开警示教育。

“其实我也知道直播购物有风险，买来的货物质量参差不齐，但就是管控不住自己，今后我一定不再冲动消费，避免踩坑……”这次妻子彻底醒悟。

“那还不赶紧退货？”听了我的话，妻子立刻把这套化妆品装入包装盒，溜烟跑出了家门。看着她匆匆离去的背影，我想这次肯定会吸取经验教训，不会再沉迷直播购物了。但两天过后，她又抱回家三四个大小不一的包裹……

“那还不赶紧退货？”听了我的话，妻子立刻把这套化妆品装入包装盒，溜烟跑出了家门。看着她匆匆离去的背影，我想这次肯定会吸取经验教训，不会再沉迷直播购物了。但两天过后，她又抱回家三四个大小不一的包裹……

真情

为父订报

子安

父亲对报纸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如同老茶客对那杯经年累月沉淀下的普洱，每日的翻阅都是他不变的仪式。在他的生活中，报纸不仅仅是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像是一位老朋友，陪伴他度过每一个清晨和黄昏。每年到了续订报纸的时候，他总是格外认真，仿佛在进行一场神圣的仪式。

报纸是父亲与世界沟通的一个桥梁，也是他对世界的了解和思考的途径。他坐在那张旧木椅上，眼镜搁在鼻梁上，一页一页翻动着报纸，那是他每日必修的功课。

那时他不懂我的世界，只觉得报纸上的字密密麻麻，像一群群黑色的蚂蚁在纸上爬行。但每当我看到父亲那专注的神情，心中便生出一股莫名的敬意。报纸对他来说，不仅仅是纸张和油墨的组合，它是知识的海洋，是智慧的源泉。

随着岁月的增长，我开始理解父亲的坚持。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报纸虽然成了传统的媒介，但在父亲眼中，它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我也曾帮父亲在手机上下载了党报党刊的App，但父亲还是不太习惯用。他说，相对报纸而言，电子屏幕上的信息太过碎片化，但报纸能让他静下心来，深入思考。所以，每当新的一期报纸送到家门口，他总是迫不及待地掀开对折的那份沾染着油墨香的报纸，心里满是期待和兴奋。

我看看父亲翻阅报纸的背影，心中涌起一股暖流。也许就是一种传承吧，我不仅是他血脉的延续，更是他精神和情感的延续。所以，我也喜欢看报纸，而且我还决定，无论未来如何变迁，我都要为父亲为自己续订报纸，如同续写我和父亲的共同的记忆一般，并且让这一传统在我们家下一代代流传下去。

父亲常说，报纸是最好的老师，它能教会人许多道理。我想，这也是他对我的一种期望吧。通过阅读报纸，了解国家大事，关注社会动态，拓宽自己的视野，增长人生的见识。所以，每当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些深刻的思想或是感人的故事，我都会忍不住和父亲一起分享，并且就那些话题展开讨论。这样的时光，总是让我感到格外珍贵。

我知道，对父亲来说，报纸不仅仅是一种阅读材料，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报纸提醒我们慢下来，静下心来思考。它让我们不忘初心，坚守自己的信念和价值观。父亲通过报纸与这个世界对话，而我也通过这种价值观，与这个世界建立联系。

这么多年下来，为父亲订报似乎也成了我每年雷打不动的习惯，这不仅是对父亲的一份孝心，更是对传统的一份尊重。我希望我的孩子也能理解这份情感，将这份习惯传承下去。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有些东西是值得我们去坚守的。

每当我看到父亲静静地坐在窗边，手中拿着那份熟悉的报纸时，我的心中总会涌起一股敬意。他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生活的意义，用不懈的追求告诉我们：无论年龄如何增长，心中的火焰不应熄灭。我想，这就是生活的模样吧，简单而又充实。我愿意成为那个为他续订报纸的人，让他的世界充满光明和希望。

一份报纸见证了父亲一生的坚持和执着，也成为我们家传承下去的精神财富。

生活家

发上“冲突”

冯俊红

视频中，上大学的女儿顶着一头银粉色长发，笑盈盈地问我：“老妈好看吗？是不是很时尚，很炫酷？”

这种颜色不难看，和女儿脸型肤色都很搭，可我就是欣赏不来。跟女儿没聊几句就转移到其他话题。

说了几分钟，女儿要上课了，她急急挂断视频。留下凌乱的我，陷入了沉思。

女儿这个零零后和我这个七零后，观念和想法不在同一个频道，我们之间有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就如如头发这件事，我俩的想法就有严重的分歧。

我不是个手巧的母亲，女儿的发从小中规中矩，没梳过什么花样。可无论梳什么造型，她从来没有排斥过。

孩子长大了，有自己的主见了，头发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今天拉直明天烫，这不还嫌不潮流，整个银粉色的，远看像个外国人，我一点都看不惯。

如今的孩子和我们那时候完全两个世界。

我小时候后脑勺没睡板正，头发又黄又稀，门口一位大伯一见面就叫我“大榔脑”。人家是女孩子，一点都不给面子。

长到七八岁，老天眷顾我，给我置换了一头浓密又乌黑的头发，盖住了我凸起的后脑勺，也堵住了那位大伯的嘴。

那个年代，头上生虱子的人很多，像我这样旺盛的头发，是虱子最喜欢的温床。虱子狡猾多端，在我头发里安家扎寨。

妈妈每天光顾着和虱子斗智斗勇，哪有心情和精力为我打扮？

我至今记得晴朗的冬日，墙角暖阳下，母亲让我趴在她腿上，她拿着抹上药的篦子给我梳头，一下两下，梳走脏东西。梳完再用醋洗，清洗完毕，用红头绳胡乱绑住就行。

也不知那段日子怎么熬过的，想起来都心酸。

十来岁，长发齐腰，乌黑闪亮。我已经自己会编麻花辫了。母亲为我买了当时流行的红纱绸，绑在发梢，辫梢上就像停着一只红蝴蝶，跟着我走路的节奏，摇晃着，都要飞起来了，很是好看。

长发造型一直伴着我到高三，当时流行蘑菇头，蘑菇头以其圆形的外观和蓬松感著称，类似于蘑菇的形状，这种发型看起来非常立体和有型。

面对潮流和时尚，年轻的我经不住诱惑，狠心剪了留了多年的长发。记得当时看着长发落地，我的心也碎了一地。店员说高价收购，我没有动心，含着泪收拾到塑料袋，一直保存了好多年。

再后来，我又留起了长发，从大学到结婚生子，再到儿女长大，始终是长发，而且就一个造型，扎低马尾，极少有头饰。有位多年不见的同窗见了我，满脸惊讶地说：“你的头发十几年都不变啊！”没办法，这就是我，一个不爱折腾头发的人。

如今的我，以短发示人。精干利落。快要奔五的年纪，阅尽人世的繁华与沧桑，怎么随意怎么来。

回到女儿头发这件事上，我应该好好反思。每个时代，审美观念和标准是不同的，我们不能以陈旧的眼光评判当下的事物，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只要不违背社会公序良俗，没有影响他人，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我当年不也一时冲动剪了蘑菇头吗？怎么就不能容忍女儿的银粉色呢？

女儿开心自信就好，我终于释然了。

株洲味

东风腊肉

谭旭日

炎陵县鹿原镇东风村有句俗语：小寒大寒，捉猪出栏。

鹿原镇东风村与安仁金紫仙镇，还有永兴的船形乡搭界，这里高山巍峨，为八面山南端，是罗霄山脉西南端的海拔较高的山脉之一，东风村的云秋峰海拔1383米，让这片神奇的土地有着天然的高山腊肉制作场所。

每年小寒一过，东风村的冬天开始真正寒冷。晚上，北风凛冽，月光冷冷地投照在村庄各地，瓦面上呈现出白一层白霜，赶夜路的人哈一口气，都冒着白烟。月光冷冷地照射着，村庄里的一切都那么清冷，远处近处也一片寂静……

这时，某个孤独的窗口，传出几声咳嗽声，里面有三五个人围着火炉，一边烤火，一边讨论着什么时候杀猪过年，什么时候熏腊肉。开始盘算着，年关将至，怎样过个好年。

东风村人好吃腊制品，春节腊盘子菜是一道拿得出手的看家菜。不管你是远方的来客，还是邻近的亲戚，这菜一上桌，就满屋生香。腊鸡、腊鸭、腊鱼、腊肉、腊猪脚、腊豆角……一盘红彤彤、香喷喷的熏腊肉中间一放，神仙都提不住。若遇喜庆之事，也必有腊盘子宵夜，喝酒的，夹菜的，觥筹交错，一派热闹。女主人在这边极力劝客莫斯文，盛情给生客夹菜，一时间，宾主的礼让与盛情交汇，好生隆重。

过去，东风村家家户户都养几头猪，靠剩饭剩菜，打猪草，打米糠喂养。逢年过节杀猪都补家用，春节一到，家家户户都要宰杀一头猪，然后运到集市上卖肉。家里人留下百把几十斤肉做人情，熏腊肉。主人家叮嘱屠夫，屠夫就将一块猪肉的胸膛及肋骨处砍下来，顺着根根割割成长条，尾端的五花肉切成一整片，再按照两斤左右一块，一条条切齐。制作熏腊肉的猪肉一般不过水，若是有污秽，可以水洗。拿一把火钳烧红，将肉皮上的毛烙掉，再用刀刮净表皮的烙印油渍，再用温水洗净。然后挂在屋檐下的铁钩上，待水分干，就用食盐均匀涂撒。涂撒时要做到边角里外，反复揉擦。然后起柴火灶把铁锅烧烫，把猪肉带皮的那面在锅里揉搓，这样熏出来的腊肉皮脆肉香。

随后，主人家会找一把小剪刀，在肉皮一端戳一个洞，用铁丝或铁钩勾起，挂在柴火灶的烟囱口处，任其熏制。主人家趁着柴火膛里的木炭正旺，就会拿家松树枝、香樟树枝，还有晒干的艾叶枝、豆壳、蜡叶草等铺垫，中间铺一层鲜松粉枝，再在上面铺上一层木工锯下的木屑粉或者谷壳，用烟火慢慢烘熏。三五天过后，腊肉的味道开始逐渐浓烈，就不用再在夜间铺垫这些树枝，只需每天顺着灶台煮饭炒菜的烟火自然熏烤了。待到小年夜前夕，主人家就会把腊肉取下来，挂在楼阁下待用。经过熏制的腊肉，看上去黑乎乎的，但保存期长。熏腊肉的肉质干燥，在通风良好的人家，可以保存一年半载也不变质。

东风村人熏的腊肉炭灰少，干净利落。熏腊肉看上去黄里透红，色泽香醇，油光发亮。若是家里来了客人，用淘米水烧温热，再用丝瓜瓤一擦洗，保证鲜香诱人。家里来客，干红辣子、干豆角、干笋片，都可以作配菜，再用茶油和蒜苗、子姜一炒，味道一绝：瘦肉有嚼劲，肥肉不腻口，若是嚼上五花肉那块，更是回味无穷。相传清代蒙山乡贡生到京城，托人将东风腊肉送到宫廷，慈禧太后赞不绝口，连喊：“好吃，好吃，美味在民间！”

03

株洲日报

文苑

2024年12月15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朱洁
美术编辑：刘珠昱
校对：马鸣春

诗歌

现代诗两首

李高源

筑巢

窗外
鸟在树上翻个不停
翻得树枝摇晃
翻得树叶乱颤
而且叫个没完
吱吱喳喳
似乎发现了难得的惊喜
我就想
这个世上如果没有树
鸟会活成一个什么样子

对照自己
拿着一本书翻来翻去
时不时
一高兴嘴里就念上几句
哼唧唧唧 摇头晃脑
与鸟有什么区别

鸟把巢筑在树上
自己也不把一个巢
筑在书上
如果没有书
日子会过成什么样子呢

邻居

把家搬到这里
这一棵树就成了我的邻居
他长得高高大大 都都葱葱
风里雨里也打过几声招呼
他长他的 我上我的班
一直没有在意

一年春天
突然发现他
迟迟没有长出那片叶子
心想可能是病了
还是没在意

日子就这样过着
旁边的树都生机勃勃
他还是光秃秃的戳在那里
心里就不是滋味
怎么平时没有多看看
怎么就没有关心一下
即便不能邀请他来家里坐坐
也应该多聊聊天家常
如果发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也可以提醒一下
别让虫子爬到身上
别让不良之人剥皮
毕竟在一起生活多年
已不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感情

一个雨季
他的枝头湿漉漉的
伸出了那么多的木耳
一定是想听我的歉意